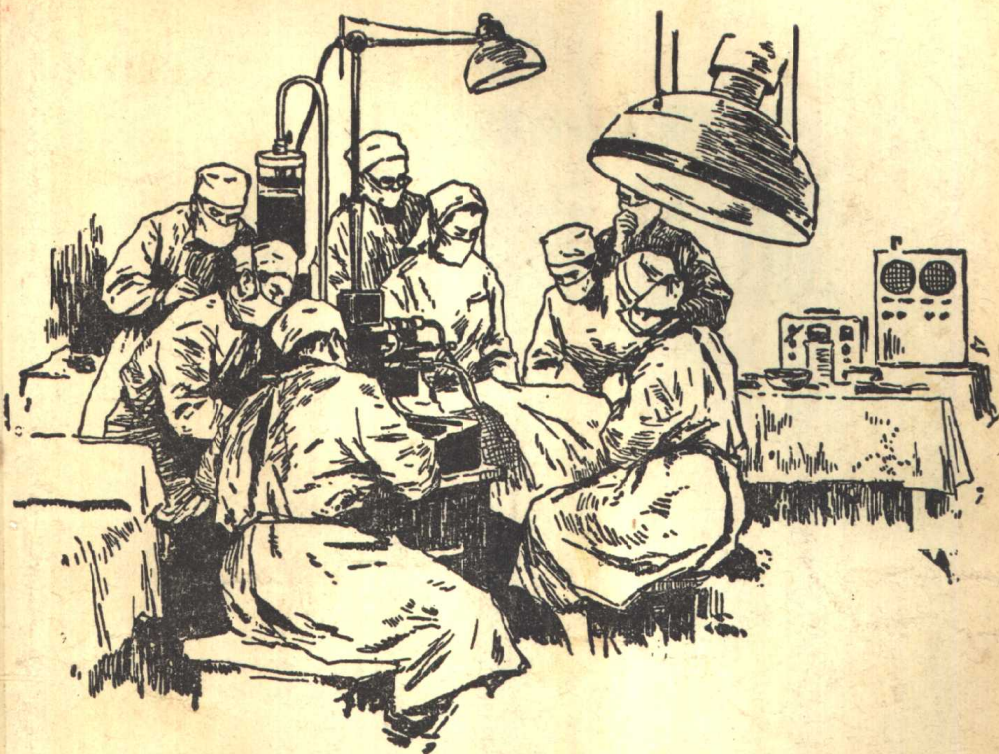




科学幻想小说译丛

第二颗心脏

〔苏联〕Г.古列维奇著

科学普及出版社

科学幻想小说译丛

第二颗心脏

(苏联)Г.古列维奇著

李

敏 译

科学普及出版社

1957年·北京

总号: 435

第二顆心脏

ВТОРОЕ СЕРДЦЕ

原著者: Г. Гуревич

譯者: 李 敏

校訂者: 顧 瑞 金

出版者: 科学普及出版社

(北京市西直門外柳條溝)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91号

發行者: 新华書店

印刷者: 北京市印刷一厂

(北京市西便門大街乙1号)

开本: 851×1168 $\frac{1}{32}$

印張: 2 $\frac{1}{16}$

1957年1月第1版

字数: 56,000

195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570

統一書号: 10051·1

定价: (9)3角5分

本書提要

這部小說，曾在“知識就是力量”中文版上發表，極為讀者所歡迎。內容敘述一個蘇聯設計師，接受了通過電離層把電流輸送到中國的任務，在第一次實驗時，就遭到外國間諜的破壞，設計師也遭暗殺，子彈傷及心臟，後來由外科醫生給他換了一顆心臟，才得保全性命。故事情節，極為動人。

主要人物表

瑪利亞·華西里也芙娜·庫季諾娃(愛稱：瑪露霞，瑪露沁卡)

——外科治療院的女醫生，換心手術的主持者。

亞歷山大·伊凡諾維奇·巴柯夫教授——外科治療院院長，著名的外科醫生，庫季諾娃的老師。

瓦連杰·尼古拉耶維奇·諾維柯夫(愛稱：瓦利亞)——天才的設計師和發明家。

謝爾蓋·費陀洛維奇·諾維柯夫(愛稱：謝辽日卡，謝辽日)——瓦連杰從小的朋友和事業的合作者。

濟娜——瓦連杰和謝爾蓋二人的共同的女友，裝璜工人，在吸泥船上工作。

耿納吉·華西里也維奇·魯茲金——瓦連杰的助手，外國的間諜。

第一章

歌剧的最后一幕正在结束。被木头短剑刺伤了的女歌手轻巧地向舞台上倒下去。情敌绝望地摊开双手悲惨地唱道：“逮捕我，杀死她的兇手就在你们面前……。”歌声的最后的谐音刚刚响过，沉重的幕布就遮住了衣衫绚丽的合唱队。

“怎么总是这样野蛮地对待女人！”庫季諾娃想。“既然不愿意把心爱的玩具让给别人，把它毁掉以后却又又要哭泣。”

响起了雷一般的掌声。复活了的女歌手拉着兇手的手出来谢幕。庫季諾娃闭上了眼睛，她实在不愿意破坏歌剧留给她的印象。她情愿沉默地坐一会儿，静静地回味一下卡門。但是，周围的观众正在欢呼和鼓掌，感谢剧情所带给他们的感动。庫季諾娃也鼓了掌，并且，在她的脑海里产生出职业上的想法：“难道这一刺刀真能致命么？要是在我们医院里，大概是可以使卡門（注）复活过来的。那时候，人们大概还不会做现在的这些手术吧。”

“观众同志们，请注意！请瑪利亞·华西里也芙娜·庫季諾娃医生到管理处来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把‘她’叫到舞台上？”庫季諾娃没有料到在这里会听到自己的姓名，因此，起初她甚至还不明白这

（注）卡門——歌剧中被刺杀的女主角。——譯者

是別人在叫她。但是，那個擠開了演員們、手拿着喇叭筒的瘦子却一次又一次地繼續喊着：

“外科治療院的庫季諾娃同志，瑪利亞·華西里也芙娜·庫季諾娃，請您趕緊到管理處來。同志們，請給庫季諾娃同志讓路。”

觀眾們給讓開了路。她走過了通道，對誰也沒有瞧一眼。她是一位美麗而自信的女人，已經習慣於人們對她的注視，也學會了不去理睬那些愛慕和讚美的目光。拿着喇叭筒的人在梯上把手伸給她，用急促的語氣告訴她：“有人打電話在找您，是緊急電話，非常重要，請您繞過後台到這兒來。還有，請把您的號牌給我，我去把您的大衣取來。”

“發生了什麼事情？誰病了？難道是巴柯夫教授身體不好？可是早晨他自己還是覺得挺好的啊！”



庫季諾娃在聽電話。

她克制着內心的不安，把電話听筒擱到了耳朵上。

“我是庫季諾娃。”

“瑪露霞，是你嗎？”庫季諾娃松了一口气，她聽出了這是亞歷山大·伊凡諾維奇·巴柯夫教授的聲音，她自己的老師，著名的外科醫生，她工作所在的那個外科治療院的創辦人和院長。

“瑪露霞，”他說，“有一個很困難的手術要做。現在你馬上離開劇院，雇一輛出租小汽車到伏努柯沃機場去。那兒會有人接你，並且請你坐上飛機。你要飛到塞維爾斯特洛依去。值班醫生已經

帶着全部医疗用具到伏努柯沃去了。”

“但是我还穿着晚会的衣服呢，”庫季諾娃反对說。“我是不是可以先回到家里换一下衣服？”

“無論如何不行。情况很严重。有一个年輕人开枪打了自己，子彈还留在心臟附近的什么地方。可能需要做最根本的手术，和上次那个吞下針的女人一样。”

庫季諾娃的呼吸急促起来了。

“亞历山大·伊凡諾維奇，但是我决不能离开您一个人去。我只做过一次手术，那还是在您的监督下做的。不，我不行。”

在教授的声音里已經听出了生气的語調。

“瑪露霞，別再說蠢話，那个年輕人的全部生活都还在以后咧，只有我們才能挽救他。我本来应当自己去的，但是我实在离不开病房，薩沃斯嘉諾夫医生已經在火車上，他要到索契去休养，治疗院里面是需要有我的代理人的。只能你去一趟，除了請你再也沒有別人了。那个年輕人應該活着。他是一个天才的設計師和發明家。我想你也許还记得吧，在報紙上曾經报导过‘發明家諾維柯夫們——瓦連杰和謝尔盖’。不記得？那就算了，这反



潮濕的柏油路上閃閃發光。

正沒有多大关系。这一位諾維柯夫的生命是在你的手里。你是一位真正的外科医生，我信任你。”

庫季諾娃沉默了。巴柯夫已經不再生气，而是亲切地补充說：

“为了防备万一，我將坐在电话机旁边。但是最好你不要打电话来。在电话里反正是無济于事的。干吧！我信任你，瑪露沁卡！”

街上下着春雨。渾濁的雨水在沿着人行道流瀉。潮湿的柏油路上閃爍着黃色的和淺藍色的亮光。树木還沒有長出叶子，光禿禿地站在那兒；但是，在空气中已經可以聞到春天的气息，温暖的、膨脹着的土壤所散發出来的气息了。庫季諾娃滿意地讓涼風吹拂着發熱的面頰，她深深地呼了一口气。

是什么古怪的人想要离棄这美好的世界呢？

二

你干的什么事啊，瓦連杰，你究竟干的什么事啊？

神速的飞机伸展出稍向后傾的机翼在到处都是奇異的石头山崗的卡查赫草原的上空飞行，在布滿着無數湖泊的西伯利亞平原的上空飞行，在烏拉尔的起伏不平的、沿着山脊屹立着一連串工厂烟囱和点綴着森林的山嶺上空飞行。謝尔盖心不在焉地看着机舷。大地像一幅杂色的地毯，在他的下面飞跑。他看到了各种顏色，但是他不明白它們所表示的是什么。头腦被唯一的一个念头占据着：

——你干的什么事啊，瓦連杰！

謝尔盖接到出事的电报是在莫斯科時間17点，按当地的时间是晚上。他馬上停止了工作，并且在一个小时以后飞到了塞維尔

斯特洛依。他曾經从卡拉崗达試用電話联系过，希望了解事情本身的經過。出乎意料地回答他的是：“諾維柯夫的情况很严重，生命危急。”“生命危急”是什么意思呢？通常，对于亲友的探問，在回复中总是把事情的真实說得緩和些。如果人們說“在危急中”，这就是說生命是在千鈞一髮之际了。瓦連杰可能会死去，在明天，今天……也許，他現在已經离开了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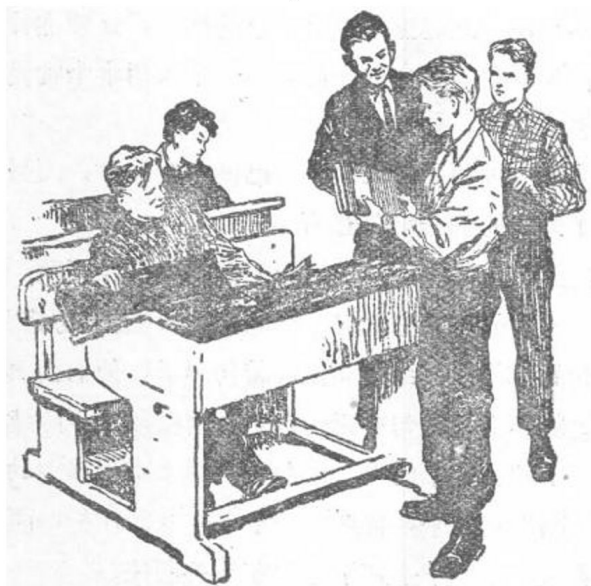
謝尔盖不断地重复着“死”这个字，但是他怎么也不能想像瓦連杰可以不存在。瓦連杰曾經是自己的朋友，瓦連杰曾經是自己的战友，他是謝尔盖本身的一部分。一个人用半个腦袋和半个心臟是不能够生活的。

这种想像太可怕了，失去了自己的半个身体，而另一半却生活着而为了失去的那一半在悲痛。

軟弱的人們会哭泣，他們用眼淚擺脫自己的憂愁；多言語的人會訴說——他們把悲伤化成了話語；詩人們把“伤感”和“怀念”寄托到詩句的韻律中，当悲痛化成詩句以后，他們会感到輕松些。謝尔盖既不会用詩句来訴說，也不会散文中陈述。他是一个坚强的、不輕言妄語的人。謝尔盖是勇于正視真象的，他能够从事变中辨認出真象来，他独自一个人和悲痛作战，而悲痛在不断地压榨着他。他一下子还不能把悲痛抑制住。

瓦連杰，瓦連杰，生命的一半，和那最美好的一切相联系着的你！他們在幼年已經相識，那时候还是在中学里。記得是在八年級的时候。瓦連杰那时住在莫斯科的郊区，城市在那一帶不断地成長着，已經伸展到了郊外。华丽的新房逐漸地排列成密集的队伍，突入了菜园，包围了帶凉台的古老別墅、棚戶和油漆已經剝落的住房，排挤着它們，驅逐和清扫着自己道路上的一切。随着房屋一起，街道也在不可遏止地伸展着，房屋的周圍出現了柏

油路、街灯、貨攤、花草和树木。在那春天还只是来回奔跑着把粘土运到谷地上来的自动卸貨卡車的地方，秋天已經有自动吊車在那里工作，栽植着那些从森林中运来的树木。在那春天还只是掘土机在挖掘地基的地方，秋天，在那里，在新漆好的大門前已經开来了裝載着条紋床垫、搖籃車和成堆書籍的大卡車。当学生們——瓦連杰的同學們去迎接这些卡車的时候，他們已經知道过几天就要有新生——剛搬进新房的小兄弟們到班上来。



“来吧，咱們——諾維柯夫們，来和全班……”

謝尔盖也就是这样来到学校的。在他的记忆里出現了一所喧鬧的教室。他——一个新生，站在教室的中央，警惕地，不好意思地，做好了抵抗的准备。孩子們說：“我們也有一个諾維柯夫”，并且拉着瓦連杰的手把他拖过来。那一个諾維柯夫跑过来了，他是个快乐的男孩，長着明亮的眼睛，友爱地向着拘束的新同学微笑，邀請他坐到自己的書桌旁，說：“来吧，咱們——諾維柯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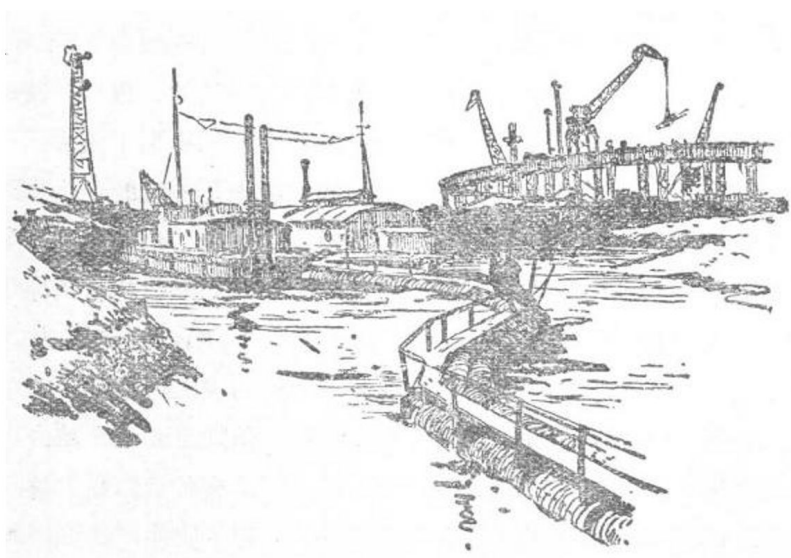
們，來和全班競賽吧。”

友誼是从一件小事——姓氏的偶然相同开始的。以后，諾維柯夫們开始一起做功課，一起到少先隊員之宮的模型小組去，一起到博物館和體育場去。为什么他們的興趣老是一致的呢？也許是貪婪的瓦連杰對於世界上的一切都感覺到興趣。他的愛好每個月都在改變。從這一方面來看，他在这兩個人之中是起着領導作用的，因为他常常說：“咱們到天文館去吧。”“咱們到城里去玩一下吧。”“咱們來做一個帶小型汽油發動機的飛機模型吧。”謝爾蓋從來不提出建議，因此，他总是挑選着。他同意到天文館去，但是堅決拒絕參加戲劇小組的活動。于是瓦連杰欣然同意了他的意見。舞台和天文学都使瓦連杰感到興趣。為了伙伴，他可以犧牲隨便那一樣。

三

他們的友誼經過了中學的年代，一直保持到學院里（他們兩個人都選擇了動力學院），並且在做畢業論文的前夕經受了一次最嚴重的考驗：在那個時候，在他們之間插進了一位快樂的姑娘濟娜。

事情發生在生產實習中，在水力發電站的建築工地上。濟娜是一個裝配工人，在吸泥船上工作。她很難說是一個漂亮的姑娘。圓圓的臉，微翹的鼻子上有幾點雀斑和什麼式樣也不是的棕黃色的鬚髮。人們都把她叫做“火光”，這與其說是由於她的頭髮，還不如說是由於她的性格。誰也不會像她那樣動人地笑，那樣嘹亮地歌唱和任情地舞蹈，那樣痛快地休息和專心地工作。濟娜是建築工段上所有各種事件的中心，認真的工程主任和實習大學生們都傾心於這位“火光”。



济娜住在吸泥船上。

謝尔盖落在所有人的后面。他在女孩子面前总是羞答答的。大概也就是这个緣故，他从来没有和济娜說过話。但是，有一次在俱乐部里，她自己走到了他的跟前。她那少女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这个冷漠的人究竟是誰，难道他竟不願意和她交談几句，說个笑話嗎？謝尔盖不善于进行那种引人入胜的談話，但是济娜挑选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話題，她談起了他的專業。謝尔盖在生活中經常思考，他喜欢思索，从容地探索着現象的本質。他在姑娘面前談出了自己那些最好的念头。济娜仔細地听着，她摒住了呼吸。她善于对严肃的談話作出評价。“我真想到你們学院里来學習，”她嘆了一口气說。謝尔盖說：“来吧。”“不見得每一个人都行吧，”济娜回答說。謝尔盖支持她說：“在我們国家里，所有的道路都是暢通着的。一切决定于人。可以把力量化費在跳舞和服裝上，也可以把它們应用到学术上。要是您希望成为一个更有用的人，您就爭取吧！”他自己是一个善于爭取的人。他就不知道

“没有办法”是什么意思。“您能够帮助我吗？”济娜羞怯地問。謝尔盖甘心情願地应允帮助她，并且决定在明天晚上上第一堂課。

一共才上了兩堂課。無論教师也好，学生也好，兩個人对于學業都感到了乐趣。济娜显示出很强的理解能力——她体会得很快并且記得很牢。慢条斯理的謝尔盖刚开始从头进行解釋，济娜就已經猜到了結論。“真是一位天才！”謝尔盖一边讚美一边想。“她会成为一个出色的学者的。”但是謝尔盖錯了。在这兩堂課上他沒有看出济娜的缺点。姑娘缺乏埋头苦干的精神。她不善于一个人鑽研，对教科書感到枯燥無味。她能够很好地向人們學習，談話，爭辯，向女友們解釋，檢查她們，再同她們一起来复習。很可能，她在一位固定的教师的帮助下能够把學習一直坚持下去，但是，她跟謝尔盖在一起的學業却在第三堂課上就中止了。

像平常一样，他們約定在俱乐部相会，当双方从很远的地方互相看到以后，就迎面走过去。突然，从身旁的一个什么地方鑽出了一个瓦連杰，并且毫不害羞地邀請姑娘跳一个华尔兹舞。济娜犹豫了一下。她喜欢消遣。“只跳一个舞”，她說完以后就把手放到了瓦連杰的肩上。謝尔盖时常感到奇怪，他的朋友从哪兒找来这么多話。他同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話談。就是現在，他也是在微笑着向济娜輕輕地說着什么，济娜笑了，她向四周环顧，彷彿是想和自己严肃的老师交談一下剛才听到的笑話。但是謝尔盖已經不在了，他走了。济娜感到奇怪，并且生气了。答应每天帮助她，可是連十分鐘都不能等待。她已經沒有兴趣再跳舞了，她請瓦連杰把她送回家去。济娜住在吸泥船的船艙內，因此只能在河边的木筏上告別。瓦連杰一次又一次地請求再坐半个小时，他不停地講述着那些令人愉快的历史。济娜勉强地笑着，几乎是在苦笑——笑着了。她不想再耽擱下去。明天一早就得起床，今天需要睡个

足够。

瓦連杰的头在暈眩，耳朵里还回响着快乐的歌声。他不想再回到俱乐部去，而准备把快乐帶給同姓的朋友。謝尔盖在宿舍的門口遇見了他，严厉而面帶怒容。謝尔盖說：“你为什么要亲近这个姑娘？”“我喜欢她，”瓦連杰回答說。“她是一位好姑娘，而你的腦袋里只有風^[注1]。你不配瞧着她。”謝尔盖說。“她跟你在一起准会愁悶死的，”瓦連杰反駁着說。謝尔盖握紧了拳头。在那个时候，他真是恨透了这位狡猾的美男子瓦連杰的动人的外貌。就在这个时候，瓦連杰卷起了左臂的衣袖說：“咱們靜默一分鐘。”他指着錶提出了这个建議。原来他們有这样一条規則：当你情緒不正常的时候，應該靜默一分鐘。他們注視着秒針的运动恰好有一分鐘。然后，瓦連杰說：“謝辽日卡，現在我們来为着这一輩子而爭吵吧。当然，沒有你我也能行，但是，我們已經交了八年朋友，我实在舍不得这已經有了八年历史的友誼。讓我們这样来假定——济娜并不存在，在俄語里面沒有济娜这个字……再过一个星期實習就要結束了。讓我們珍惜友誼吧。”

四

友誼就这样保留下来了……而济娜也失踪了。临走的时候他們沒有去告別，也沒有給姑娘写信，而在他們二人之間从此就沒有再談起过她。大概，瓦連杰很快就把她忘掉了，——謝尔盖是这样推測的。但是他自己可忘不了她。每当他發現了一种好的想法，他就把它給济娜保留下来。他想像着向她叙述关于他讀过的那些書本，关于第一件科学工作，关于苏赫姆軍用公路^[注2]上

[注1] 腦袋里只有風是罵人的話，意思是“白痴”。——譯者

[注2] 苏赫姆軍用公路在高加索，是为軍事目的而修筑的一条公路。——譯者

的旅行，关于自己那篇受到特別讚揚的杰出的畢業論文，关于他們的答辯，以及他和瓦連杰如何被派到諾沃西比爾斯克那个新的动力試驗所去工作的。

其实，这不是什么試驗所，而是一所为研究科学而建造起来的完整的小城市，这里研究着获取和利用所有各种能的方法。

这里有特别的青煤楼——研究風的楼，黄煤楼——研究太陽能的楼，还有許多楼，那里研究白煤——河流的能、藍煤——潮汐的能、液体煤——石油、黑煤和褐煤、灰煤——泥炭、揮發煤——可燃氣、地下热的能、暖海和極地的温度差的能。离得稍远的是一所專門用来研究原子能的楼。

世界上最巨大的山峯都是無例外地在多山的国家里出現。在平原上是沒有雪山的。世界上偉大的艺术家都是無例外地在学派中成長。十八世紀最优秀的艺术家在意大利工作，十七世紀的在荷蘭工作，在不大的一群俄国的流动展覽画家中有着十九世紀最优秀的艺术家。涅克拉索夫，車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斯妥也夫斯基，岡察洛夫，他們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城市里，在同一些杂志上發表过文章，他們时常見面，互相請教，互相觀摩作品。有天才的人成群地出現，用艺术的話語來說，这就是“学派”。在諾沃西比爾斯克成立了一个苏維埃动力学家的学派。世界上最优秀的动力学家在这里一起工作。这是故意把他們——研究着各种不同的、有时又是相互矛盾的課題的人們聚集在一起，讓他們一起来工作，是为了使風力技术專家們和陽光技术專家們进行竞赛，使原子学家們紧跟上水力技术專家們，使泥炭工作者不落在煤炭工作者的后面，使地下能的研究者赶上所有其余的人們。这里，所有的人都在研究重大的問題，年高有声望的学者在推动着青年們，号召青年們要勇往直前。被这种总

的趨勢所吸引着的諾維柯夫們勇敢地擔任了一件宏偉的事業——他們負責研究不用導綫在任何距離內傳送能的問題。

這一項問題的解決將是對自然界的一個極其巨大的勝利。蘇聯的動力學家們，將可以獲得隨自己的意願把能流發送到任何建設工地去的可能性——可以把能發送到北極的冰層、沙漠、遼闊的海洋上，哪里需要，就可以在哪里進行工作，再也不必等待豎起電桿，架好電綫，造起新的發電站來。可以把深夜地區的能輸送到需要電流最多的正当傍晚的地區去；可以幫助友好的鄰邦，把蘇聯的電力供應它們正在發展中的工業；可以把多余的能出賣給遠方的國家，用我們河流的力量來換取海外的貨物。

諾維柯夫們找到了解決問題的途徑。現在已經很難回憶，究竟是誰解決了這個問題：謝爾蓋或者是瓦連杰？似乎，這種思想是瓦連杰透露出來的。他說出了牽涉到各方面的推想，但是毫不在意地把自己的各種想法——正確的和不正確的都擱下來了。當謝爾蓋開始考慮到試驗所的中心課題以後，他選擇了瓦連杰隨便提出的幾種想法中的一種，他有點疑惑，於是用計算來加以驗證。他參考了各種手冊，整整坐了一個通宵，最後他才了解，這種思想在原則上是正確的，整個問題就在於技術資料。天快亮的時候，他叫醒了瓦連杰，用嘶啞的聲音對他說：“你知道嗎？瓦利亞，在這個問題上可以把畢生的精力都貢獻進去。”

瓦連杰似醒非醒地霎了幾下眼，他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當然，他早已經忘記自己所提出來的那個建議了。

五

於是，問題得到了解決。

飛機平展着機翼神速地飛行着，但是謝爾蓋的思想飛得更

快，它超过了空間和时间。他跳越了整个的工作过程——那些悠長的工作的岁月，一下子就从思考中获得了結果。

进行計算的那个夜晚只不过是許許多多个白天和黑夜中最重要的一個夜晚，在那些时光里，有多少次，謝尔盖發問，瓦連杰嘗試着回答，瓦連杰在思考，而謝尔盖在計算，瓦連杰論証，謝尔盖怀疑，瓦連杰提出建議，謝尔盖加以驗証，或是謝尔盖提出建議，瓦連杰加以驗証，瓦連杰否定，謝尔盖坚持，等等。他們开始的时候是兩個人工作，后来他們領導起整个實驗室来。但是，如果苏联的科学沒有为解决这个課題开辟了廣闊的战綫，那么整个實驗室也將是一事無成的。技术資料已經有了，用不着他們来創造，所需要的只是寻找，联系，配合。苏联的設計師們、地球物理学家、气象学家、电工学家、原子学家、冶金学家、化学家和許多其他的学者都来帮助諾維柯夫們。于是，有一天，諾維柯夫們把他們共同的成就提交到部里面。

謝尔盖就是在回忆这一天。莫斯科的冬天。絨毛般的雪片落在刮干淨的人行道上。他和瓦連杰从門口走出来。汽車正在等着他們；可是，怀着如此愉快的激动情緒是不能够安坐在汽車里的。他們步行着。呈现在謝尔盖眼前的是一只連接着地球仪上二个点的兩脚規，耳朵里面响着部首長的



我們給你們一个首要的任务，同志們。